

千里眼纵览广袤世界
千年眼洞悉古今未来

人在史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乔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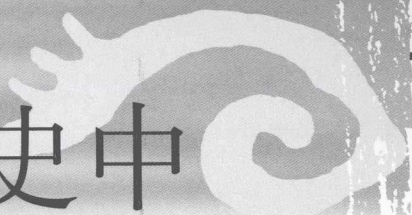
王春瑜 主编

千年眼之叢

著名报人李乔

1909年生。有学术性著作《行业神崇拜——中国民

众造神运动研究》、《中国的师爷》及文史随笔集《文史拾荒》、《烈日秋霜》。其文清新警策，给人以智慧和启迪。



人在史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千年眼之叢

王春瑜 主编

李 乔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在史中 / 李乔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5

(千年眼文丛)

ISBN 7—5325—4021—9

I. 人... II. 李... III. 史评—随笔—作品集—中国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0030 号

千年眼文丛

人在史中

李乔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上海锦佳装订厂装订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66,0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

ISBN 7—5325—4021—9

K·699 定价: 20.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千年眼文丛》序

笔者儿时,听大人讲神话,即知有“千里眼”、“顺风耳”,在幼小的心灵中,引起无限遐想。及长,并成了家,亡妻过校元女士(1937—1970)毕业于复旦物理系,研究红外线等尖端科技。她告诉我,从现代科技角度看,射电望远镜、长途直拨电话,早已使神话里的“千里眼”、“顺风耳”成为现实,其神奇妙用,甚至超过了神话。而神话中没有千年眼。野史、笔记中偶有预测几百年、几千年后世道的奇人的记载,那不过是扯淡,不值一晒;近代才出现的刘伯温的“烧饼歌”,是战乱、动乱年代民间炮制的谶言,无异于痴人说梦,与历史视角并不相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值粉碎“四人帮”不久,很多人痛定思痛,对祸国殃民、造成中华民族空前浩劫的十年动乱进行反思,寻根问底。就在此时,我读了明代万历时人张燧写的《千百年眼》。此书流传不广,不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仅有明刻本及《笔记小说大观外集》收录本传世。我供职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刚好藏有明刻本,遂借来阅读。吸引我注意的,是这本书的书名,猜想作者一定是个具有历史眼光的人,否则为什么叫《千百年眼》?等读完全书,我感到我的猜想没错,张燧确实是位具有历史眼光的学者,书中论古议今,穿越千年,经常站在历史的高度,俯视古人、今人,不时闪烁着思想火花。



如该书卷一谓：“武王虽恶纣之世官，亦未能改积习之常，久则难以改也……孟子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妨尊，疏逾戚。’以今言之，何不得已之有，即曰朝释耒耜，暮登仕版，人亦安之矣。鲁之三桓、郑之七穆、楚之三姓，子孙皆盘踞，虽贪如狼，狠如羊，愚如豕，其国君固皆用之；才士秀民，则屈于族姓，老死于田野者，不知凡几。”这里，张燧对官员世袭制的危害，作了深刻的揭露。实际上，他笔下所述绝非仅仅局限于古代的鲁、郑、楚三国之大姓，联系明代的现实，变相的官员世袭制丑恶现象，可谓呼之欲出，不胜枚举。不知张燧有未活到魏忠贤垮台之时？魏忠贤专权时，他的侄子、女婿、族孙等，一个个平步青云，其侄魏良卿更是典型。本来，他在老家肃宁种地，斗大的字一个不识，魏忠贤居然把他拔至高位，从金书锦衣卫，掌南镇抚司事，到晋封肃宁侯、宁国公，加太师（即太子太师，在明代，这是非常崇高的荣誉），简直有直上重霄九之势。但是，爬得高，跌得重。魏忠贤败亡后，魏良卿在受审时说：“吾生长田舍，得负耒耜足矣，何知富贵？今日称功，明日颂德，功德巍巍，自当封拜，吾不合为珥珥，遂以袍册加身，是称功颂德者，以富贵逼我，我何罪也！”（明·薛冈：《天爵堂文集》卷十九《丑寅闻见志》，崇祯刻本。）魏良卿的话，实在是可圈可点。“以富贵逼我”，何其有味也！直到上个世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不是也有耕田的、卖菜的、织布的、工厂保卫科的，等等，被人为地用“富贵”骤然“逼”到最高权力圈内吗？曾几何时，覆巢之下无完卵，这些人又安在哉？国人都是清清楚楚的。显然，正因为张燧有深邃的历史眼光，才能在说古道今时，说出深刻的、富有启迪性的见解来。通览《千百年眼》全书，每有真知灼见。联系到



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无论是治国、治学、作文，若没有历史眼光，肯定是短视的，大则祸国、误国，小则庸浅，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因此，我把这套由我主编的历史随笔精选丛书，定名“千年眼文丛”。虽然在加盟本丛书的作者中，上大学读的是历史专业，并一直以捧古人饭碗为职业者，仅我一人，但无论是文坛前辈何满子先生，还是牧惠、陈四益、熊召政、李乔、伍立杨诸先生，都是饱读史书，对历史学颇有学养者。他们写的历史随笔作品，远看历史，近看现实，每以千、百年眼光，穿过历史的时空，烛照古今。说他们是千年眼，应属当之无愧。

牧惠文兄不幸于2004年6月8日溘然谢世。6月7日，他给我打电话时，还问起这套文丛，我答复他正在策划。而今文丛即将面世，他却看不到了，令我不胜感喟。李乔是我进京后不久即相识，一来二十余年、无话不谈的挚友。他交稿后，即身罹重疾，所幸动了大手术后，终于逃过大劫，正在康复中。愿本书的出版，对李乔老友是个诚挚的祝福。

借此机会，我还要衷心祝愿为本文丛题签的学林前辈王元化先生健康、长寿。

王春瑜

乙酉元宵节于西什库老牛堂



自序

很早,有位史学家曾告诉我,史学是一座幽深的殿堂,不好进。但我总想夺门而入,探个究竟。上大学时,我听过隋唐史家王永兴的课。王先生是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入室弟子,我因此便窃想,我该算是“陈寅恪再传弟子”了吧。这自然是自我调侃,但也多少有一点沾沾自喜的意思。谁知一堂王先生的课听下来,立马就“晕菜”了:如此严密、正宗的陈氏治学路子,我哪有天赋去搞呀。多年以后,我写了几句诗,记录了那段学史的感受:“曾在寅老门前过,唐史皮毛未拾得。义宁之学无涯涘,零篇断简费琢磨。”

正宗的史学殿堂不得入,我只得改弦更张。读了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郑振铎的《汤祷篇》,江绍原的《发须爪》,我对历史学与民俗学的嫁接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结果,我写了一本这两种学问嫁接在一起的专著《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运动研究》。但后来我发现,我真正的兴趣也不在这里,而是在写历史随笔。我感到,历史随笔这种文体,可以把自己的思想、见解融注进去,胸中块垒,亦可发于笔端。我喜欢历史随笔有一种雍容大雅的姿态,可以在其中谈点学问,更喜欢历史随笔的通脱、潇洒,不是正襟危坐那种样子。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



药及酒之关系》，其实就是历史随笔，我喜爱得不得了，崇拜得五体投地。今人孙犁、黄裳也都写过不少精湛的历史随笔，也都让我倾心，比如孙犁写的《买〈宦海指南〉记》、《读〈哭庙纪略〉》，黄裳写的《翻案文章》、《关于〈挺经〉》。

我写历史随笔，很用过一些力气，有几篇也还算大体上满意。所说的满意，是说我通过写这些小文，弄明白了一些原来不懂的事情和道理。我写过一篇《剃头痛史》，发现中国人的头发真是倒楣，剃头与杀头常联系在一起，剃了留，留了剃，不知如何是好。古代刑罚中有髡刑，现代私刑中有阴阳头，先是你剃我，后是你被剃，真可谓一部剃头史，万根烦恼丝。什么皇权专制，什么中原问鼎，什么主奴根性，还有无情的历史辩证法，都包含在这剃头痛史中了，真个是“一发千钧”哪。我写的历史随笔，也有的自己并不很满意，但因见解或材料有些新意，便收进集子了。比如《韩家潭的帽影鞭丝》一文。清朝官员按国家规定，是不许嫖娼的，但可以嫖像姑，于是像姑堂子便兴盛起来，八大胡同里便多了许多“下处”和“私寓”，韩家潭一带更是随处可见清朝官员的帽影鞭丝。此间历史真相，历来谈者甚少，但此问题实关乎清朝政治制度、官场风气、社会风俗及文学艺术，故不可漠然视之。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特别谈到过清代的像姑，以证《品花宝鉴》等狭邪小说与历史之关系，文云：“明代虽有教坊，而禁士大夫涉足，亦不得挟妓，然独未云禁招优。……清初，伶人之焰始稍衰，后复炽，渐乃愈益猥劣，称为‘像姑’，流品比于娼女矣。”我写《韩家潭的帽影鞭丝》一文，窃有为鲁迅之言做笺注之意，但又自知这是离谱之想。但这篇随笔，我总觉得还是有新意的，所以，虽然行文有些滞闷，



也仍收进书里了。

我写的有些历史随笔,在报刊上发表时,自我感觉良好,甚至得到过别人的称赞,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就渐渐觉得“不是东西”了。这或许就是前人所说的“悔其少作”吧。这些文章,自然不敢收入这本集子,只好用来覆酱瓿了。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有的曾收入过其他集子,但这次收入集子前,做了若干重要的修改或补充,使之有了新的面貌。有些文章,原来在报刊上发表时被删节过,这次编入集子前,恢复了原貌,有的还增补了一些内容。

书名叫做《人在史中》,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意味的。我写历史随笔时,或是在日常生活中,常有一种“人在史中”的感悟。我感觉到,任何人,今人,古人,总离不开历史,总是被笼罩在历史的影子中。人们生活的环境和条件,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种种状态,其实都是历史的遗存,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其中不知包含了多少历史因子。就说那场浩劫吧,你说人们是处在现实当中,还是历史当中?那株连法,那文字狱,那“万岁万万岁”,当然是活的现实,但又何尝不是瓜蔓抄、“维民所止”(被指为影射雍正无头)、“吾皇万岁万万岁”的历史回声呢?“史无前例”而又史有前因,有时我们真是感觉到生活在历史中了。生活常识也告诉我们,新闻转瞬就会变成旧闻,正在发生的现实立即就会成为历史。我们的的确确是“人在史中”。我大学毕业以后,虽然当了报人,但一直没有放弃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仍如同蠹鱼一样出入于故纸堆,这也算是“人在史中”的一个含意。

这本小书被收进《千年眼文丛》,我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



觉,既欣喜,又惭愧,因为我知道,文丛中的不少作者是文史名家,是我的前辈,有的还是我求教过的师长,我忝列其中,很有些“僭越”的不安。我感谢丛书主编王春瑜先生和出版社对我的信任,我也祈望这本小书不让读者失望。

2004年8月22日子水涯斋南窗下



目 录

自序	1
阴谋阳谋说坑儒	1
别高抬了秦始皇	4
荆轲与“两个凡是”	7
释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	9
欧阳修被诬二事	13
冯梦龙的《禁溺女告示》	16
一个“贩卖新闻”的人物	19
也说曾国藩的可怕	23
“清廉”的庸吏曹振鏞	27
光绪无愧为英雄	30
“以乡谊结朋党”	
——蒋介石对曾国藩的一点继承	32
周作人谈油炸鬼	36
关于江绍原	40
陈寅恪二题	47
罗尔纲先生的“不隐善”	53



读书志疑三则	58
小军机	63
韩家潭的帽影鞭丝	
——清代官吏病态生活一瞥	67
官亲	71
一个绍兴师爷的贫富观	75
绍兴师爷的恐惧	79
师爷笔法	82
关于宋明市民心态史的一封信	87
读《南亭笔记》几则史料	91
从《正红旗下》看晚清旗人的阿 Q 心理	100
清代北京内外城异俗杂谈	109
在西裱褙胡同附近	116
踢毽子小考	119
中国民众造神史的一个个案	124
行业神是怎样造出来的	128
谈狱神	134
谈胥吏神	141
京师文昌帝君庙小志	147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探源	153
陈婆虽麻,豆腐未尝不好吃	158
从“芸斋主人曰”说到“论赞”	163
夸饰乡土,非大雅所尚	168



恶武侠乱少年心	173
清代“考工记”	178
老牛堂的血脉	181
目送《心河帆影》	185
李笠翁的《古今笑》及其他	187
若要富	
——古谚今解	191
毛诗臆话	197
古代日本的“拿来主义”	201
关于《蜀碧》	205
天国遗恨说洪杨	214
洪秀全的一张“大字报”	221
剃头痛史	223
作坊里的斩杀术	
——点评一条“文革”史料	226
瓜葛	
——红卫兵的“革命”史	230
“地保”们	235
别把毛周当黄帝	239



阴谋阳谋说坑儒

焚书、坑儒二事，是阴谋，还是阳谋？似乎很少有人究问。一般笼统的看法，当然认为是阳谋——至高无上的秦始皇，说焚就焚，说坑就坑，何须搞什么阴谋？但若细读有关史料，会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焚书，可以肯定是阳谋。这从《史记》、《资治通鉴》等记载中可以明显看出。焚书方案是李斯策划的，方案拟成后正式上奏秦始皇，秦始皇批准后，正式颁焚书令，天下遂大张旗鼓烧书。由此可见，焚书一事，从焚书令的形成，到焚书令的实行，都是地地道道的阳谋。

但坑儒一事，史书的有关记载就值得研究一下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坑儒的记载是这样的：“（方士侯生、卢生潜逃后，秦始皇大怒）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转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御史是刑狱之官，诸生即儒者。御史把诸生捉来审问，诸生互相告密，秦始皇便亲自圈了犯禁者460余人，把他们活埋了。活埋以后，又告知天下，以示儆诫。从这段记载看，坑儒应该说也是阳谋。因为所记御史问案，一则是奉旨行事，二则与一般的官府办案无甚差别，不像是秘密行为，不像是阴谋。坑儒之后，又告知天下，更显出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但且慢。史书中还有另外一种记载,所记的坑儒一事则完全是阴谋。这一记载见于《史记·儒林列传》之张守节“正义”:

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诏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记载的大意是,秦始皇焚书以后,为镇服天下而对儒生进行了屠杀,其具体办法是先以官职引诱儒生,再以种瓜之计诳骗儒生,最后将儒生坑杀。这段记载中的坑儒过程,完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阴谋诡计,而决不是阳谋。

从《秦始皇本纪》看,坑儒像是阳谋;从《诏定古文尚书序》看,坑儒又是阴谋。那么哪个记载可信呢?我认为,两种说法都有可信度,不宜以一种说法轻易地否定另一种说法。理由是:第一、不能只重视司马迁的记载,不重视卫宏的记载。卫宏是东汉人,《后汉书·儒林列传》中有传;从时代上说,他是晚于司马迁的,但不能因其晚,就说他的记载肯定不可靠。其实他的记载与司马迁的记载一样,其史源都是对前代史料的继承。尽管有可能他的记载的传闻因素重一些。第二、从秦始皇本人的特点看,他是个既搞阳谋,又懂得搞阴谋的君主。他贵为天子,口含天宪,所以杀起人来一般采取的是“明火执仗”的办法。此为阳谋。但他又深受韩非之“术”的影响,有很重的秘密主义的倾向,所以杀起人来也会根据实际需要而采用“密裁”的方式。此为阴谋。第三、从《秦始皇本纪》看,所记载的



坑杀过程很简单,只四个字——“坑之咸阳”,而《诏定古文尚书序》所记,则是坑杀的具体过程,因此,有可能两书所记的实际同为—事,后书是对前书所坑杀事件的具体记述(尽管某些细节未必准确)。也就是说,两书所记并不矛盾。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秦始皇坑儒,可以说就是阳谋加阴谋了。第四、两书所记可能实际上反映的是前后两事,也就是说,秦始皇坑儒可能不止一次。因此,两种说法都是真实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秦始皇坑儒,可能一次是阳谋,一次是阴谋。

秦始皇焚书坑儒,对中国文化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其焚、坑的具体操作过程,不论是阴谋,抑或是阳谋,都是非正义的、反文化的歹毒之谋。可以这样说,在焚书坑儒这一点上,秦始皇是理应背负万载骂名的。



别高抬了秦始皇

秦始皇的确有功。但也不能捧得太过。更不能认为欲诛杀秦王者便为逆潮流。最近读到几篇文章,都把荆轲说成了恐怖分子,把燕太子丹说成了本·拉丹,而秦王则被说成了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俨然成了正义的化身。电影《英雄》当然自有优点,但末尾字幕却高抬了秦始皇,把他说成一个矢志“护国护民”(字幕原文)的伟大君王。

荆轲,其实决非恐怖分子。章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概括了今天所说的恐怖分子的两个特征:一是在非交战情况下,以敌方的平民为屠杀对象;二是其屠杀、暗杀具有疯狂性,动辄杀人数十、数百、数千。荆轲不是这样。他是在战争状态下由一国派出的刺客,他刺杀的目标也非平民,而是敌国之酋。荆轲不是恐怖分子,秦王自然也不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当然更不会因遭到荆轲谋刺便成了正义的化身。

说秦始皇有功,这当然不假。但必须做恰当分析。他最大的功劳是统一中国。但统一中国本是不可逆的时代潮流,是历史已走到了这一步,此君顺之,便暴得了大名。然而其他六国君主,哪一个不想统一中国呢?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这很好;但诚如清代大思想家王船山所说,这是上天假秦王的私心实现了大公。说秦始皇是“护民”的伟人,那真是天大的笑